

大林文庫 21

左手的繆思

余光中 著

大林出版社





左手
大材

左手的繆思

余光中著·大林文庫21

左手的繆思

余光中著・大林文庫21

出版／印刷／發行：大林出版社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殺143巷48號
郵政劃撥19235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每冊特價30元

行政院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030號
再版：中華民國65年5月1日

左手的繆思目錄

記佛洛斯特	一
艾略特的時代	九
舞與舞者	一七
莎翁非馬羅	二二
中國的良心——胡適	二七
美國詩壇頑童康明思	三三
死亡，你不要驕傲	四三
繆思的偵探	五一
簡介四位詩人	五七
梵谷	六九
畢加索——現代藝術的魔術師	七五
現代繪畫的欣賞	九一

左手的繆思

二

樸素的五月	一〇三
石城之行	一一三
塔阿爾湖	一二三
重遊馬尼拉	一二九
書齋·書災	一四七
猛虎和鴉	一五五

記佛洛斯特

艾略特曾說四月是最殘酷的月份，證之以我在愛奧華城的經驗，頗不以爲然。在我，一九五九的四月是幸運的：繼四月三日在芝加哥聽到鋼琴家魯多夫·塞爾金(Rudolf Serkin)奏布拉姆斯的第一號鋼琴協奏曲之後，我在四月十三日復會見了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 1875-)。

佛洛斯特曾經來過愛奧華城，但那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梁實秋先生留美時，也會在波士頓近郊一小鎮上聽過佛洛斯特自誦其詩，那更是三十年前的事了。物換星移，此老依然健在，所謂「紅葉落盡，更見楓樹之修挺」；美國二十世紀新詩運動第一代的名家，如今僅存他和桑德堡二人，而他仍長桑德堡三歲，可謂英美詩壇之元老。這位在英國成名，在美國會獲四度普利澤詩獎的大詩人，正如鍾鼎文兄咏希梅尼斯時所寫的，已經進入「漸遠於人，漸近於神」的無限好時期，然而美國的青年們仍是那麼尊敬且熱愛他，目他爲一個寓偉大於平凡的慈祥長者，他們舉眼向他，向他尋求信仰與安全感，智慧與幽默。當他出現在大音樂廳的講壇上，炫數千年輕之美目以

時間之銀白時，掌聲之潮歷四五分鐘而不退。羅西尼說他生平流過三次淚，一次是當他初聞帕格尼尼拉琴時。而當我初聞佛洛斯特那種挾有十九世紀之風沙的聲音時，我的眼睛竟也濕了。我似乎聽見歷史的騷響。

四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半，我去「詩創作」班上課，發現平時只坐二三十人的教室裡已擠滿了外班侵入的聽眾約五六十人。我被逼至一角，適當講座之斜背面。二時五十分「詩創作」教授安格爾（Paul Eagle）陪着佛洛斯特進來。銀髮的老人一出現，百多隻眸子立刻增加了反光，笑容是甚為流行了。他始終站着，不肯坐下，一面以双手撐着桌緣，一面回答着同學們的許多問題。我的位置只容我看見他微駝的背影，半側的臉，和滿頭的白髮。一個常見於異國詩集和「時代週刊」的名字，忽然變成了一個血肉之軀，我的異樣之感是可以想像的。此時聽眾之一開始發問：

「佛洛斯特先生，你曾經讀過有關你的批評嗎？你對那些文字有什麼感想？」

「我從來不讀那種東西。每當有朋友告訴我：某人發表了一篇評你的文章，我就問他，那批評家是否站在我這一邊，如果是的，那就行了。當朋友說，是的，不過頗有保留，不無含蓄；我就說：讓他去含蓄好了。」

聽眾笑了。又有人問他在班上該如何講詩，他轉身一瞥詩人兼教授的安格爾，說：

「保羅和我都是幹這一行的，誰曉得該怎麼教呢？教莎士比亞？那不難——也不容易，你得把莎士比亞的原文翻譯成英文。」

大家都笑起來。安格爾在他背後做了一個鬼臉。一同學忽然問他「指令」(Directive)——詩題目之用意。他搖頭，說他從不解釋自己的作品，而且：

「如果我把原意說穿了，和批評家的解釋頗有出入時，那多令人難爲情啊！解釋已經作古的詩人的作品是保險得多了。」

等笑聲退潮時，又有人請他發表對於全集與選集的意見。

「『英詩金庫』(Golden Treasury)固然很好，但有人懷疑是丁尼生的自選集(笑聲)。有人大囑選集有害，宜讀全集。全集嗎？讀白朗寧的全集嗎？嘿！」

接着他又爲一位同學解釋詩的定義，說「詩是散文和詩體中經翻譯後便喪失其美感的一種東西」，又說「詩是許多矛盾經組織後成爲有意思的一種東西」，不久他又補充一句：「當然這些只是零碎的解釋，因爲詩是無法可下定義的。」他認爲「有餘不盡」(itericity)是他寫詩追求的目標——那便是說，在水面上我們只能看見一座冰山的一小部份，藏在水面下的究竟多大，永遠是一個謎。他又說：「我完全知道自己任何一首詩的意義，但如果有人能自圓其說地作不同解釋時，我是無所謂的。有一次一位作家爲了要引用我的詩句，問我是否應該求得我的出版商的

同意。我說，「不必了吧，我們何不冒險試一次呢？」

本年度佛洛斯特被任命為國會圖書館的英詩顧問。一位同學問他就任以來有何感想。他答稱，正式的公事只有四次，其一是艾森豪總統曾經向他請教有關祈求永久和平的一篇禱告詞。

「這種文字總是非常虛偽的。」他說。「人生來就註定不安，騷動，而且衝突。這種衝突普遍存在於生命的各種狀態，包括政治和宗教。有一次我對總統說，既然羅斯福夫人，路透先生，及我所有的受過教育的朋友們都認為社會主義是不可避免的，那我們何不參加幫忙，助其發展，且渡過這一階段？社會主義是無法長存的。」

如是問答了約一小時，「詩創作」一課即算結束。安格爾教授遂將班上三位東方同學——菲律賓詩人桑多斯 (Bienvenido Santos)，日本女詩人長田好枝 (Yoshie Osada) 及筆者——介紹給佛洛斯特。他和我們合照一像後，就被安格爾教授送回旅舍休息。

匆匆去藝術系上過兩小時的「現代藝術」，即應邀去安格爾教授家中。他的客廳裡早已坐（或立）滿了自愛奧華州首府德莫因趕來的各報記者及書評家等。晚餐既畢，大家浩浩蕩蕩開車去本校的大音樂廳，聽佛洛斯特的演說。還不到八點，可容二千多人的大廳已經坐滿了附近百哩內趕來的聽眾和本校同學。來遲的只好擁擠着，倚壁而立。八點整，佛洛斯特在安格爾的陪伴下步上了大講臺，歡迎的掌聲突然爆發，搖撼着複瓣的大吊燈。安格爾作了簡單的介紹後，即將一

小型的麥克風掛在佛洛斯特的胸前，然後下臺。老詩人撫着麥克風說：

「這樣子倒有點像柯立基詩中身懸信天翁的古舟子了。」

聽衆皆笑了，他們愛這位白髮蕭條而不失赤子之心的詩人，正如愛一位縱容他們的老祖父。他們聽他朗誦自己的詩，從晚近的到早期的，一如在檢閱八十年的往事。在兩詩之間，佛洛斯特回憶往往脫韁而逸；他追念亡友湯默斯（Edward Thomas），懷想大西洋對岸的故人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顯然感慨很深。他以蒼老但仍樸實有勁，且帶濃厚的新英格蘭鄉土味的語音朗誦「不遠也不深」，「雪晚林畔」，「一叢花」，「修牆」，「僱工之死」，「窗前樹」，「分工」，「認識了夜」及許多雙行體的小品。到底年紀老了，有好幾處他自己也念錯了；例如「不遠也不深」的第二行，他便將書上印的 look 誤爲 face 了。將誦「一叢花」時，他說當初他應該加上一個小標題——「何以他留它在此」。關於「僱工之死」，他說那長工不是他的僕人，而是他的朋友，同事。他說他特別偏愛雙行體（couplet）因爲它語簡意長；這種詩句往往在火車上或午夜散步之際閃現於他心中。有一次他在自己電視節目將完時忽想起了兩行：

呵上帝，饒恕我開你的小玩笑，

則我也將你開的大玩笑忘掉。

還有一次他寫了四行，咏馬克斯和恩格爾：

這兩個騙人的難兄難弟

打的算盤是如此的經濟，

把人類調得如此的整齊，

結果是一點醉也發不起。

直到九點半，佛洛斯特才在掌聲中結束了他寓莊於諧的演說。我隨記者及書評家們回到安格爾寓所，參加歡迎佛洛斯特的雞尾酒會。來自東方的我，對於這種游牧式的交際，向來最感頭痛，但爲了仰慕已久的大詩人，只好等下去。十點一刻，佛洛斯特出現於客廳，和歡迎者一一握手交談。終於輪到我了；老詩人聽安格爾介紹我來自中國，很高興，且微笑說：

「你認識喬治葉嗎？」

「你是指葉公超大使嗎？」我說。

「是啊，他是我的學生呢。他是一個好學生。」

「我有一位老師在三十年前留美時聽過你的朗誦。在國內時他曾經幾次向我提起。」

「是嗎？那是在哪兒呢？」

「在波士頓。」

「啊！臺灣的詩現狀如何？」

「人才很多，軍中尤盛，只是缺少鼓勵。重要的詩社有藍星，現代，創世紀三種。你的詩譯成中文的不少呢。」

於是我即將自己譯的「請進」，「火與水」，「不遠也不深」，「雪塵」四首給他看。他眯着眼打量了那些文字一番，笑說：

「嗯，什麼時候我倒要找一個懂中文的朋友把你的譯文翻回去，看能不能還原，有多大出入。」

「這是不可能的，」我說，「能譯一點詩的人誰沒有先讀過你的詩呢？」

接着他問我回國後是否教英國文學；當我說是的時，他問我是否將授英詩。我作了肯定的答覆。他莞爾說：

「也教我的詩嗎？」

「也教，如果你將來不就自己的作品發表和我相異的解釋的話。」

記起剛才下午他調侃批評家們的話，他笑了。談話告一段落，我立刻請他在兩本新買的「現代叢書」版的「佛洛斯特詩集」之扉頁上爲我簽名。他欣然坐下，抽出他那老式的禿頭派克鋼筆，

依着我的意思，簽了一本給夏菁，一本給我。給我的一本是如此：「給余光中，羅貝特·佛洛斯特贈，並祝福自由中國，一九五九於愛奧華城。」夏菁是我的詩友中最敬愛佛洛斯特的一位，這本經原作者題字的詩集將是我所能給他的最佳禮物了。

然後我即立在他背後，請長田好枝爲我們合照一像。俯視他的滿頭銀髮，有一種皎白的可愛的光輝，我忽生奇想，想用旁邊几上的剪刀偷偷幾縷下來，回國時贈藍星的詩人們各一根，但一時人多眼雜，苦無機會下手。不久老詩人即站了起來，和其他來賓交談去了。十一點半，安格爾即送他回去休息。

林中是迷人，昏黑而深邃，

但是我還要赴許多約會，

還要趕好幾哩路才安睡，

還要趕好幾哩路才安睡。

佛洛斯特曾說他是一個天生的雲遊者；當他在音樂廳朗誦「雪夜林畔」到此段時，我忽然悟出其中有一種死的象徵，而頓時感到鼻酸。希望他在安睡以前還有幾百哩，甚至於幾千哩的長途可以奔馳。

艾略特的時代

「選擇一首好詩並揚棄一首劣詩，這種能力是批評的起點；最嚴格的考驗便是看一個人能否選擇一首好的「新詩」，能否對於新的環境作適當的反應。」這是美國大詩人兼批評家艾略特（T.S. Eliot, 1898-）在他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詩與批評之用途」中的一句話。處於當前自由中國新文學的環境，我們尤其欣賞、重視這意見。對於批評家最嚴格的考驗便是看他能不能選擇一首好詩，尤其是好的新詩。選擇一首好的舊詩並不太難，因為我們對於古代的作者已經有了透視的距離，秋毫和輿薪之間的比例我們已經瞭然，當時作者間的互相品評，與乎後之學者的長期淘汰，可以作我們的參考；也並不太容易，因為我們對於傳統每有過份的崇拜，對於習俗缺乏自覺的分析。

反叛傳統，但同時並不忽視傳統，是艾略特對於詩的一貫態度。做一個大批評家，他必需了解傳統，熟悉受他批評的對象；而做一個大詩人，他必需有披荆斬棘，另闢天地的抱負與能力。

艾略特對於現代文學的貢獻，在創作和批評兩者的影響，可以比擬十九世紀初的柯立基，而猶過之。一九四八年諾貝爾文學獎之所以頒予艾略特，即為獎勵這種開風氣之先的精神。

艾略特於一八八八年九月廿六日生於美國米蘇里州的聖路易城。他的祖先原居新英格蘭，出了不少大學校長和牧師，據說最早的先人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的湯默士·艾略特勳爵(Sir Thomas Elyot, 1499-1546)——當時有名的散文家，一度曾任英國駐西班牙大使。父親是聖路易的商人。艾略特在聖路易讀完中學，便去東部進哈佛大學。一九〇九年他獲得文學士學位，一年後，又取到文學碩士學位，遂橫渡大西洋，在巴黎大學研究一年，旋又回到哈佛，以三年時間撰寫博士論文。一九一四年，他去英國，在海給特學校教書，其後復在洛依茲銀行工作，一面開始編輯「標準季刊」(Criterion Quarterly)。他的處女詩集「普魯夫洛克」(Prufrock)出版於一九一七年。第一本批評文集「聖林」(The Sacred Wood)出版於一九二〇年；兩年後，艾略特發表了他最重要的作品「荒地」(The Waste Land)，遂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中崇高的地位。此後他的聲譽扶搖直上。一九二七年，他歸化為英國人，且宣佈自己「以宗教言，為一英國天主教徒，以政治言，為一保皇黨員，以文學言，為一古典主義者。」他在文學上的榮譽極多，其中包括劍橋大學與哈佛大學的講座，牛津與劍橋的榮譽研究員，以及歐洲與美國十四個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一九四八年，他更榮獲英國的O.M.勳章(Order of Merit)與諾貝爾文學獎。

艾略特是二十世紀對於英美，甚至是全世界，詩壇最具影響力的詩人之一。他不是一位多產的作者。在創作方面，自一九〇九年以迄一九五〇年，他的總產量是七十首詩和三本詩劇。在批評方面，他的文集已經超過十五卷。艾略特的題材和視界是狹窄的，他的風格變化不多。他的天才是集中的，不像畢卡索那種波賽通（Poseidon）式的善變，也不像克利那種流星雨式的揮霍靈感。「普羅夫洛克」出版於他廿九歲那年，其中最重要的一首作品「普魯夫洛克的戀歌」（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創作日期更早在他的大學時代。其後陸續出版的集子有「一九二〇詩集」、「荒地」（The Waste Land）、「空洞的人」（The Hollow Men）、「精靈詩集」（Ariel Poems）、「未完成的詩」（Unfinished Poems）、「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等。「空洞的人」是他哲學觀念的分水嶺，在這以後，艾略特自懷疑歸於信仰，自歷史的社會觀轉為宗教的社會觀，自混亂的現象復返依有秩序的原則。他在「小吉丁」（Little Gidding）中寫道……

我們所謂的開端常是結尾，
而結尾常常只是開一個端。
結尾是我們出發的起點。

艾略特的時代